

桃花源記

作者：王玉佩

陳大順啪的一聲關上電視，一肚子懊惱走到廚房，心裡還一逕爲了錯過電視劇「秦始皇」不高興。因爲大家都說他與飾演秦始皇的男主角長得十分神似，他每天就由不得非看這齣戲。在戲裡，他彷彿看見不可一世的老總匍伏在他的腳下，向他俯首稱臣，他則不時發出豪邁冷峻的長笑，就像電視裡的秦始皇一樣神氣霸道。

走進廚房，冷鍋冷灶，淑姿準是去聽什麼演講；這兩年她變了，每晚不是聽演講，就是參加什麼座談，星期日兩人偶爾在一塊，一開口就是一番大道裡，他是越來越不懂淑姿了，家裡的事也不管，成天什麼「自我成長」、「自己的天空」。

難道他就該死嗎？他就不需要「自己的天空」嗎？每天對著頤指氣使的老總，一臉橫肉的科長，動不動就是「你不想幹，滾蛋好了，有的是人在排隊！」

當年中文系的高材生，就只落得如今這般光景了嗎？無一技之長的人不是也有飛黃騰達的嗎？他們班上這種例子不就比比皆是嗎？前兩天下班，停在紅綠燈口，與他並肩而駛的小李開了輛嶄新的賓士五〇〇，好在他眼尖，趕緊躲到車陣裡去。

面子啊！面子！他真恨死了這個鬼世界，這個不公平的世界，像他這樣有才學的人竟要「潦倒一生」啊！

洗完澡，陳大順感覺舒服多了，先前的不痛快也散去了不少，但隨即一想到明天還有份報表要交，內心又煩躁起來。真沒想到一個搞中文的人，居然每天與數字、報表爲伍，他無奈的嘆口氣，一股疲乏又襲上身來。

走進臥室，斜臥在床頭，擰亮床頭燈，目光接觸到一卷「陶淵明文集」，順手翻開。這是他平常唯一看的文學書籍，離開學校後，文學也似乎離他越來越遠囉！

不過一有空他就會翻閱其中的「桃花源記」。每當閱讀這篇短文，他內心變會興起離群索居的念頭，他羨慕桃花源裡面的人、事的單純，他嚮往那樣的生活，喜歡那樣的環境。

「晉太元中，武陵人，捕魚爲業，緣西行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…初極狹…通人…」

順著文字往下看，漸漸地，他的眼皮越來越重，字跡在暈黃的燈光下模糊起來，腦袋昏昏沉沉，好像坐在小船上晃呀晃的，他覺得自己的身體正緩緩的下沉下沉。

走啊走！他彷彿置身於一個迷迷濛濛的狹長山谷內。朦朧的霧氣一片迷離，他四處張望試探，卻走不出去。

後來霧漸漸散了，他也終於走到山谷的盡頭，並且發現在石縫中有一個小洞，他猶豫半晌，深吸一口氣，鑽進了小洞。

帶著一股既驚且懼的心情向前行，走了好長一段黯黑如隧道般的狹路。突然

前面有一絲光亮透進，他飛快的朝亮光處奔去，最後終於找到了出口。

跨出洞口，他被眼前的景物驚呆了：一片廣大無垠的青草原，平整油綠如茵的草地，在燦然的陽光下顯得格外生意盎然：成群的牛羊正在草地上追逐吃草：而高聳入雲的棕櫚、椰子一行行一列列。夾雜期間的是盛開嬌豔各式各樣的花卉，每株花木在風中搖曳生姿：小鳥也在高高的枝頭上唱著婉轉清脆的歌聲。

眼前的景物，不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嗎？他興奮的四下瀏覽。舉頭，遠方大圍牆內的煙囪正有裊裊煙火徐徐上升，正要舉步，這時發現左後方山坡有四名大漢也朝圍牆走去。他飛快的朝四人走近，同時向他們大聲招呼。

四人停下腳步，轉頭四處張望。臉上露出茫然略帶驚懼的表情，但好像又沒看見他似的。

只見四人並肩而立，也不看他，卻一逕用耳朵對著他。

他們緊閉眼簾，一臉困惑，側著耳朵，好像在傾聽什麼，陳大順看了一會才明白，原來這四人全是瞎子。

「我是由山谷那邊來的，因為迷了路。」

「山谷那邊？」四人異口同聲應著。隔了半晌，互相用手肘輕推彼此，然後一同開始用手非常小心仔細的在陳大順全身上下摸索著。

四人對他会轉動的眼簾尤其感到十分好奇，摸了又摸，碰了又碰，氣得他直叫嚷著：「小心！小心！那是眼睛，你們沒有的傢伙！」隨即又大吼：「快帶我去見你們的村長！」

四人走到一旁小聲的商量一會，其中一人便朝大圍牆方向發出一聲極為悠長的嘯聲。另外兩人則抓住陳大順的手臂朝圍牆走，陳大順用力掙脫，憤聲的說：「我看的見！」

但一轉身他竟被身後的石頭給絆倒了。

「他的感覺不太好！」一名大漢笑著說。

「反應太遲鈍了！」

「他說的話為什麼我們都聽不懂啊！」

越走近圍牆，他越感怪異，為什麼圍牆和屋舍都是些奇奇怪怪混雜的顏色砌成，而且通往各家的道路也鋪著雜色的石頭，顯得格外刺目。陳大順一路行來，越看越納悶。

一大群男女老幼正守候在一間屋子前，遠遠「看」到他，沒待他走近便一窩蜂湧上前圍住他、摸他、聞他，並七嘴八舌問東問西。

陳大順這時內心真是高興極了，因為他現在確定這裡的人全是瞎子，而他又想起了一個老故事—「在盲人國裡，一隻眼睛的人便是國王。」

「老天爺啊！這回可是我揚眉吐氣的時候了，不用再受那個死老總的氣了。」他暗暗竊喜。「這些瞎子也真好命，碰到我這個有兩隻眼睛的人，可以好好教他們一些事情了。」他越想越得意。

「有個野人從山谷那邊來！」四人之一向屋內大聲的通報，隨即他便被推入屋內。

屋內一片漆黑，除了角落火爐內微弱的火花，屋內幾乎沒有一點光，也沒有窗戶。

他被壓坐下來，隨即他掙脫出肩上的雙掌嚷道：

「這地方怎麼這麼黑，我什麼也看不見，爲什麼不點燈？」

室內一片寂然，似乎在等待什麼。

「他走路會絆倒，說話不知所云。」一個大漢說。

「他的感覺真的很遲鈍！」另一人說。

陳大順正要站起身解釋，卻又被一隻大手掌壓坐下來。

「你老老實實坐好，別亂動！」一個很有權威的老者開口道。

接著這老人開始像審問犯人般問他，他訴說著到此地的因由，並興致勃勃的告訴老者外面的大地、天空、山巒，還有許多眼睛看到的事物。

他滔滔不絕描述著，就好像一位感性的詩人在詠誦美麗的詩篇，他覺得自己說得棒極了。

「真的我沒騙你們！你們瞎了，很可惜看不見這些。」

陳大順一再用各種方式去解釋視覺的功能，眼睛是怎麼回事，但後來他發現，他們根本不相信他的話，臉上還不時露出嘲弄的表情。

「年輕人，我看你頭腦有問題！」那老人說，「你剛才說什麼鳥的叫聲，簡直胡說，那是天使展動翅膀的聲音。」

「來，我來告訴你，世界才不像你講的那麼複雜，其實時間只不過分爲冷熱而已。天氣較冷時工作，較暖和時，就休息睡覺，根本沒有什麼白天晚上。」一個老者接著說。

「你現在來的時候正好是大家睡眠時間，所以現在每個人都要回去睡覺了。」

「你會睡覺嗎？」有人問他。

經過一場「雞同鴨講」，陳大順覺得疲乏得很，在房間內單獨吃完送來的食物，躺下來，但翻來翻去卻怎麼都睡不著，對他們把他當小孩子，認爲他有問題頗爲不樂。笑話！這些瞎子真是愚不可及，他們竟然不知冒犯了新國王，將來一定要受到嚴厲的處罰。

他想著，「看來明天起，我得趕緊教他們一些事情。一定要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眼力。」

「喂！到這裡來！」

陳大順聽見身後有一個聲音喊他，他故意站著不動，臉上露出捉狹的笑容，現在他要顯耀眼睛是多麼有用的東西了。

他就是不出聲，看他們怎麼發現他。

「他故意不回答！」其中一人說。

陳大順臉上保持微笑，輕輕緩緩移動腳步向前。

「別踩那些草坪，那是犯法的。」

他吃驚的停下腳步，連他幾乎都沒聽到自己的腳步聲，他們居然聽得見。

這時說話的人已朝他走過來：「我叫你，你爲什麼不過來，也不搭腔！」

「你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樣要人帶領嗎？」跟在後面的人也一臉不高興跑過來說：「草皮是不能踐踏的，你連這個都不懂啊！」

陳大順笑著說：「我看得見！」

兩人沉默半晌，其中一人臉一沉對他說：「我不懂你在說什麼！」

「快別說傻話了！跟著我們的腳步聲走吧！」另一人說。

他跟在兩人後面，心裡十分不快，忍不住便脫口問道：「你們聽過一個叫『在盲人國，一隻眼睛的人是國王』的故事嗎？」

「什麼是盲人？你在胡說什麼？聽不懂！聽不懂！」

陳大順憤憤的說：「很快你會發現我是如何超凡的人。」

然而一星期過去了。陳大順這個「盲人國王」在盲人眼中，竟一直是一個笨拙無用甚至是腦子有問題的人。而他也發現自己在夜間工作竟是件相當吃力的事，所以常常出差錯。而奇怪的是，那些瞎子們做每件事情都是有條不紊，完全沒有任何不方便。

他仔細看過，每條路上都做了特殊標記，而任何會絆倒人的東西早被移開，道路上乾淨又安全；屋內的擺設也井然有序，而且他們遠在廿公尺外就連極輕微的聲音都聽得見；而嗅覺更是靈敏，像狗一樣可以分辨不同氣味。他們不只一次說他身上的氣味不好，帶了一種說不出的濁氣，令他十分不高興。

雖然眼看盲人在各項活動中那樣自信的表現，陳大順並不死心，因爲他明白這是他今生今世唯一翻身的機會，於是他一有機會便嘗試告訴他們眼睛的功能以及有關視覺方面的事。

「那雄偉的高山峻嶺，在湛藍的天空襯托下，是那樣深不可測，像巨人般令人敬畏，而太陽每天由那兒升起，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球，蹦蹦的跳出來，那就是日出…黃昏一到，天邊七彩……。」他神往的描述著。

「你太愛幻想了，不是告訴過你很多遍，這世界沒有你說的『高山』，那只是世界末端，也沒有什麼『日出』，那是宇宙縫隙透出來的光。」一個盲人面露同情的打斷他的話。

他很不服氣，有一天他又邀了一群人，他告訴他們，沿著草原坡地，利用斜坡他可以看見圍牆內發生的每件事情。

「你們選一人出來與我一同走，我告訴他所看到的，這樣你們就不會不相信我能看得見。」陳大順說。

「又在胡扯了！」

「你爲什麼總是那麼愚蠢呢？」

「這個人的確有毛病！」

「少理他，神經病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盲人七嘴八舌嘲笑他，他越聽越氣，最後忍不住大吼一聲，抓起牆角的木棒用力的朝他們打去。

令人氣憤的是，他們好像全知道他們的動作，他竟連一個人也沒打著。

「放下棍子…」一個略帶猶豫害怕神情的老人說。

他推開人群，迅速跑出屋子。順著大路一直跑出圍牆外，最後他將自己孤獨的隱匿在草原中。

不久，他看見一群人手裡拿著鋤頭、木棒遠遠朝他而來。他們前進速度很慢，而且不時停下來用鼻子四處嗅著空氣、或用耳朵傾聽。又不時交頭接耳，他看了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這一笑不得了了。他暴露了蹤跡；不到五分鐘，他已被他們包圍了。

他們以半橢圓的方式緩緩前進，他也開始移動身形，一想到他們敏銳的聽覺，內心感到有些害怕了，他大聲的說：「你們聽好，我是有眼睛的人，我要成爲你們的領袖，你們再前進，我會傷害你們！殺了你們！」

「你們聽見了嗎？」他重複著。

「抓住他！」一個低沉的聲音發自一個中年男子口中。

很快的，他們縮小包圍圈，陳大順急怒大叫：「我發誓一定要宰掉你們。」

說著，他趁著一個空隙要跑出包圍圈，那知出其不意的被人堵住了，他揮動手中木棒朝那人打去，那人竟哎呀一聲倒在地上痛苦的叫著，他便由空隙跑了出去。

由於太過慌亂，他竟跑回了村內。迎面又來了一大群手持鋤頭木棍的盲人朝他奔來，他趕緊轉身逃走。

他奮力前奔，但始終有一名大漢在後緊追不捨，眼看就快追到他了，他回頭朝大漢丟出手中棍子，卻沒打到。

在草原上也不知道奔跑了多久，現在他已陷入極端的恐懼，整個人簡直快要發瘋了。

露宿在草原上已經三天三夜了，剛開始時他還有征服那些瞎子的念頭，現在卻已被飢餓完全磨光了。這裡除了湖水外，什麼也沒有，就連一隻野兔、野鳥都精明得讓他近不了身，他餓得滿腦子除食物，還是食物。

終於，他慢慢爬向村子。

「我病了！我病了！」他用手拍打著圍牆大門。

「我只是個愚笨、愛胡說的笨蛋。」他大聲哀求著。

「是真的嗎？」裡面問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我現在比以前聰明了！我爲以前犯下的錯誤道歉，請你們原諒。」他說著哭了起來：「我病了！我病了！」

開門的人臉色也顯得凝重，其中一人問：「你是否仍然以爲你有眼睛，能看得見？」

「不！」他說：「那是胡扯的，根本沒有什麼『眼睛』，『看見』是我亂說的，比無聊還要無聊！」

成爲朱家的長工，算算日子也快二年了，陳大順已漸漸習慣這裡的生活，但

對大家始終認為他是屬於下等智商的人，覺得十分懊惱。好在主人是個仁慈的長者，而且他和主人的小女兒珊珊也墜入情網。

珊珊是個美麗的女孩，溫柔的臉龐經常掛著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平常總是恬恬靜靜的，那披肩的長髮在月光下，就像流洩的水銀；而她下垂的眼簾，並不像其他盲人那樣，他覺得她的「雙眸」既深且美。打從第一眼，他就愛上了她。所以常找機會和她說話，告訴她眼前雄偉的山水，天上的小星星、翠綠的草原，還有她的美麗。

她總是搖搖頭，一副不信的神情，但是嘴角的笑意卻更深更濃，看在他眼裡，她真是快樂極了。

「嫁給我吧！」

他終於向她求婚了。

然而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贊成。

「他笨的要死，一點都不像我們這裡的人。」珊珊母親首先反對。

「是啊！如果讓妹妹嫁給那樣一個反應遲鈍的人，簡直是侮辱我們全家嘛！」珊珊的姊姊也誇張附和著。

其實珊珊的父親對陳大順已漸漸有好感，但是他是村內長老，將女兒許配給那樣一個笨拙的外來人，那是會被議論的。

「珊珊！你是了解的，他很笨，經常做錯事！」老人說。

「不是那樣的。」珊珊哭著說：「他比你們想像中好多了，而且他現在已經很有進步了。」

「爸爸！我很愛他，他很溫柔、很強壯。」珊珊哭訴著：「我真的很愛他！」

老人最後還是拗不過女兒苦苦的哀求，便去找其他長老一起商量。

「笨是笨了些，不過他確實比以前好多了。」

「也許再過些時日，他會和我們一樣聰明。」

「那也很難說。」

五、六個男人圍坐一室，七嘴八舌討論著。

坐在一角一直沉默不語面色沉重的老者咳嗽了兩聲悠然開口道：「依我看他之所以反應遲鈍，處處表現差勁，主要的問題出在他那顆腦袋，裡面所想的那些古怪危險的東西又全來自他所謂的『眼睛』。」

「有道理！有道理！」在座異口同聲的稱是。

「那該怎麼辦？」珊珊的父親問。

「我認為，爲了完全治好他，使他成爲聰明人，得將他所謂的『眼睛』挖掉，這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」

「啊！這真是個好辦法！」珊珊的父親高興的朝說話的老人連聲稱謝：「到時候還得麻煩您做手術呢！」

說著便快步走回家，告訴女兒這個好消息。

「妳不想我失去眼睛吧」陳大順沮喪的問珊珊。

她沒做聲，低垂著頭。

「我的世界是光明的，是看得見的，你知道嗎？我可以看見許多美好的東西——樹叢中的花朵、藍天的雲彩、日出日落的美景、明媚的月光、閃亮的小星星……，還有，你美麗的面孔，妳的長髮、紅唇、小巧鼻翅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，我希望，希望…」珊珊欲言又止道：「有時—有時—」

「妳難道希望我看不見這些美好的事物嗎？」他焦慮的問著。

「我有時候真希望你不要再說這些了。」珊珊怯生生的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知道它們很美麗，但那只是你的幻覺，是……」

一陣冷顫，他感覺全身好似被潑了一盆冷水，他沮喪極了，現在他已完全了解真相。

躺在冰冷的硬床上，陳大順的臉頰被蓋上了一塊僅留兩個洞的白布，麻藥還未注射，旁邊有幾個醫務人員不知道在忙些什麼，他的思緒十分紊亂。

倒不是擔心這些瞎子醫生如何做手術，反正成功與失敗這雙眼睛都會不見了。

「只要手術後，你的社會地位從此就會提昇，再也沒有人會瞧不起你，你將來可以繼承我父親的地位。」

腦子裡突然冒出珊珊興奮的表情，到現在他還一直弄不清自己爲什麼答應珊珊廢掉雙眼，是真的那樣愛珊珊嗎？還是想成爲這裡的「國王」？

美麗的山川丘陵、五光十彩的花花世界、燈紅酒綠的夜台北，還有「秦始皇」連續劇，老總那張腫脹的豬臉，淑姿的豐臀……忘不了啊！忘不了！

一柄短刀硬生生的刺入了左眼，他痛的幾乎快昏厥過去，搗著眼睛禁不住大叫起來：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啦！」

突然身體被一陣用力的搖晃，眼前出現了淑姿的身形，陳大順揉著眼睛坐起身子，只見站在床邊的淑姿似笑非笑的問著：「怎麼，又做了什麼春秋大夢啊！」

導讀：

作者王玉佩，現任教正修科技大學，曾任公職、報社記者、副刊編輯、主任，中國文藝協會南部分會理事長；曾獲行政院及中央日報主辦百萬文學獎散文類二獎，台灣省政府小說獎，高雄市文藝獎散文類首獎；著有：小說集/水泥蟲、枝頭上的烏鴉、美國仙丹、維納斯的夢魘、桃花記源；散文集/深情、明月天地心、春天的感覺、風景人生等十餘冊，諸多作品被收錄於文學選集及國高中讀本中。

〈桃花源記〉一文，主要在表達現人生活的苦悶、工作的壓力，大多數人無法避免爲「五斗米」折腰的痛苦，但內心卻充滿著不平不滿與無奈，作者藉著古人陶淵明追尋桃花源的文章，以抒發現代人內心的冀望。作者藉著夢境，使男主角在夢境中到達了一個風景優美的世外桃源。但趣味的是，這個世界中的人全是盲人，於是男主角的權利慾等人性醜陋的本性現形，他竟自以爲可以成爲「盲人

王國」的領袖。作者很殘酷的將男主角由自私自負，一步步轉變成臣服，過程十分諷刺，且出人意表。尤其文末，男主角面臨到要把眼睛挖掉，成為盲人駙馬的困境，將整篇小說帶到最高潮。作者先以男主角入夢，娓娓道來進入桃花源的經過，中間在情節的安排上有四次衝突，且一次衝突比一次衝突升高，最後在衝突最高處收尾，給讀者留下無限的唏噓。全文充滿了反諷的味道，值得再三咀嚼。

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你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嗎？平常你以什麼方法來紓解自己對生活的不滿或壓力？你相信夢境嗎？
- 二、你覺得本小說的主題是什麼？在情節的安排上，你認為何處最精彩？
- 三、本文充滿了「反諷」意味，請探討其中涵義。